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

游仙窟

张文成著

上海书店

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
藏书

游仙窟

懋古玄同題

校點者　川島
發行者　北新書局

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
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
遊仙窟一册實價四角

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，是舊鈔本，藏于昌平學；題寧州寨樂縣尉張文成作。文成者，張鷟之字；題署著字，古人亦常有，如晉常璩撰華陽國志，其一卷亦云常道將集矣。張鷟，深州陸渾人；兩唐書皆附見張薦傳，云以調露初登進士第，爲岐王府參軍，屢試皆甲科，大有文譽，調長安尉遷鴻臚丞。證聖中，天官劉奇以爲御史；性躁卞，儻蕩無檢，姚崇尤惡之；開元初，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，貶嶺南，旋得內徙，終司門員外郎。順宗實錄亦謂鷟博學工文詞，七登文學科。大唐新語則云，後轉洛陽尉，故有詠燕詩，其末章云，變石身猶重，銜泥力尚微，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。時人無不諷詠。唐書雖稱其文下筆立成，大

行一時，後進莫不傳記，日本新羅使至，必出金寶購之，而又訾爲浮豔少理致，論著亦率詆誚無穢。鶩書之傳于今者，尚有朝野僉載及龍筋鳳髓判，誠亦多詆誚浮豔之辭。游仙窟爲傳奇，又多俳調，故史志皆不載；清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，始著于錄，而貶之一如唐書之言。日本則初頗珍祕，以爲異書；嘗有注，似亦唐時人作。河世寧曾取其中之詩十餘首入全唐詩逸，鮑氏刊之知不足齋叢書中；今矛塵將具印之，而全文始復歸華土。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詠，時語如賺聒嬰嫇，可資博識；即其始以駢麗之語作傳奇，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，亦爲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。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，魯迅識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遊仙窟

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書云：『導河積石，至于龍門。』卽此山是也。

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運命之迍邅，歎鄉關之渺邈。張騫古迹，十萬里之波濤，伯禹遺蹤，二千年之坂

隥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，高嶺橫天，刀削岡巒之勢。煙霞子細，泉石分明，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見，耳所不聞。

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　險峻非常：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傳云：『此是神仙窟也；人踪罕及，鳥路纔通，每有香菓瓊枝，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』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輕舟。身體輕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

忽至松柏巖，桃華澗：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。余乃問曰：

「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祗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；賜惠交情，幸垂聽許！」

女子答曰：「兒家堂舍賤陋，供給單疎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」

余答曰：「下官是客，觸事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爲幸甚。」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余問曰：

「此誰家舍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」

余問曰：「崔女郎何人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華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茬苒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宋玉，見則愁生，絳樹青琴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。弱體輕

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」

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裏調箏之聲；僕因詠曰：

「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絃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爲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就天。」

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：「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；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」

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。余則詠曰：

『斂笑偷殘靨，含羞露半脣，一眉猶匝耐，雙眼定傷人。』

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『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，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！』

于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徙倚，無便披陳。彼誠既有來意，此間何能不答！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

『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下。彈鶴琴於蜀郡，飽見文君，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弄玉。雖復贈蘭解珮，未甚關懷，合巹橫陳，何曾愜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意！昔日雙眠，恆嫌夜短，今宵獨臥，實怨更長。一種天公，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，近聽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淡淡橫波，翻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熟疑地上無華；乍出雙眉，漸覺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燒粧；南國傷心，千迴撲鏡。洛川迴雪，只堪使疊衣裳；巫峽仙雲，未敢爲擎韡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：枉費黃金；念交甫之心

狂：虛當白玉。下官寓遊勝境，旅泊閑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，木栖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，不憶吞刀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，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愁人對此，將何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；無事相逢，卻交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！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一！』

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：「向來劇戲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」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

「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慇懃着心口；令人頻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疎，誰肯交遊密！夜夜空知心失眼，朝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裏華開不避人，閨中面子翻羞出；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處留情更覓新。莫

言長有千金面，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爲樂，死後無春更著人。祇可倡佯一生意，何須負持百年身？」

少時，坐睡，則夢見十娘；驚覺，攬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悵怏，復何可論！余因詠曰：

「夢中疑是實，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」

十娘見詩，並不肯讀，卽欲燒却。僕卽詠曰：「未必

由詩得，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，定是欲相憐。」

十娘讀詩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，箱裏拈衣。袨服盛粧，當階正履。僕又爲詩曰：

「薰香四面合，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劃然卷，羅帷垂半欹。紅顏雜綠黛，無處不相宜。艷色浮粧粉，含香亂口脂。鬢欺蟬鬢非成鬢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娉婷，何處不輕盈！可憐嬌裏面，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，賺睒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鐫未得，畫匠迎生摸不成。相

著未相識，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帔子鬱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頰裏芙蓉堪摘得，聞名腹肚已猖狂，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踊躍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風散，欲語時時媚子開。靨疑織女留星去，眉似恆娥送月來。含嬌窈窕迎前出，忍笑娑嫫返卻迴。」

余遂止之曰：「既有好意，何須却入？」然後逶迤迴面，婭姹向前。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